



00954

霍文敏公全集卷之二下

儲材疏

昨見內閣題奉

聖旨將翰林院官考選量材任用臣仰窺

聖意蓋欲鼓舞才俊而甄別賢能使養之今者可以責其
効於後藏諸用者可以冀其澤於民將見大有爲之
功不淺小期望之而已矣但今旣行考選雖足以盡
得一時之賢材猶須立定紀綱斯可以永垂萬世之
繩式不然則今之舉措或貽他日之紛更欲求真才
終不可得欲望至治愈見其難矣臣是以委曲思慮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一

謂翰林官員猶有未盡稱職者由始擇之不精故也
今考選之後宜無不精矣然安得屢舉考選之法以
精于擇才乎且今之官翰林者旣考選而陞擢外任
矣任州郡者乃不甄錄而遷調翰林則布列州郡者
安知其不有遺才乎是宜立爲定制凡翰林春坊等
官有才堪牧民者照常推陞知府叅議叅政等職才
堪風憲者照常推陞僉事副使提學等職俱與六部
科道一體陞擢庶幾器識各有所宜授任各得其當
不致枉其才而用之矣若教官知縣知州有學識者
亦推補檢討編脩等職給事御史主事員外郎中僉

事叅議副使等官有學識者亦推補編脩侍講侍讀等職則才堪華國者不終棄於外任力堪大受者不終止於小試人人振奮而多材日見其効用矣若內閣大學士之選則亦不必因仍舊弊拘定一途凡巡撫方面部院等職俱許通融推用則出翰林者固素日儲選之大才而由巡撫方面者亦一時遴選之豪傑內外臣工俱有輔德代言之望賢材不患其不奮庸也考之漢朝凡爲賢相俱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爲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更歷州郡則知閭閻困苦人情練達政體通明故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爲一時名臣今大學士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二

也然操縱之權惟
陛下已選任內閣矣是誠立賢無方之術變通可久之權也然操縱之權惟

朝廷可以獨運經常之式則職守尤宜欽承伏願

敕下吏部會官詳議立爲定制永世遵行如有輕擅改更許科道糾劾卽伏變亂成法之罪則用人之權度不致偏有重輕而効用之賢材不致偏有廢棄立極垂式之謀長治久安之策莫有大於是矣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

裨治疏

臣竊見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裨時政宣帝悉舉行焉漢治中興蓋嗣世賢君恒法式祖宗輔世大臣恒率由舊典惟姦臣暗君乃陰壞成憲且凡創業之君其自立甚艱故爲慮甚遠其洞察物情甚熟故立法甚精惟其立法甚精故律下甚嚴惟其律下甚嚴故臣下多不便惟臣下多不便故雖不敢顯毀舊典惟陰壞暗廢日消月磨祖宗紀綱遂蕩焉無存不幸奸臣淺智當權用事遂敢肆恣無忌號於人曰祖宗之法草昧之初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宜用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祖宗誠不足法矣故凡暗廢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渠也且漢高帝御戎馬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凡十二年謂庶事草創猶可言也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率莫有過高帝者則漢人輕議祖宗者罪已不可赦矣矧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餘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

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度俱精思累年所以爲天下萬世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至邇年太祖之法所存者蓋無幾矣夫不復

太祖之法可以致隆平者臣未之聞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姦其遷延退托不肯奉行者卽不忠之首也

陛下欲知羣臣忠邪默察此足以定之矣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于時政者及近年行

令有合

太祖者爲例以獻伏望臣敕下該吏次第舉行仍查臣所

未舉者以漸脩復卽圖治政理之大端也詩云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孟軻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也臣待罪翰林職司獻納謹具本開坐齋奏以

聞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四

洪武二十七年令

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

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

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闊

一壠每一百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

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雲南金齒克

軍

臣謹按此令今於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最宜舉

不行京城渠路及邊境地方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

以備易州山廠之缺臣再按六朝南宋偏安江南

歲用仰給江南不得已也今神京北輦以控輿服乃六軍萬姓仰食江南甚非策也萬一漕河路梗南土饑災則將安仰給乎是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北方農畝栽種北方桑棗固本足用先防不虞今日至急務也

永樂元年令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

臣謹按陝西山西北直隸邊境若提督巡撫都御史能盡查各邊總鎮指揮千百戶名下私役軍伴舍餘退回衛所各安生理以力農畝復設法招聚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五

游民游僧百家爲里千家爲堡耕邊境荒地仍行此令以給農器數年之後邊地可以盡闢而耕也

憲綱

一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

臣謹按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爲文具而

已實心舉行者未見其人也故今巡按御史旌舉守令何曾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利勸課若干

農桑惟取其捷給健步善奔走阿諛者卽爲賢能
耳巡按所以失職民生所以寡遂也乞

敕都察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河南北直隸尤爲至急

洪武二十七年令

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脩治水利

臣謹按

太祖時用人不拘一途故監生人材卽可舉用而委以民
事今則守令乃其職也脩治水利宜專責守令選
用守令尤宜專責吏部近年添設水利勸農等官
則守令遂失職官愈多弊愈甚矣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六

諸司職掌

凡各處開壩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
時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橫流泛溢損壞房屋田地
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

臣謹按此

合宜行于陝西河南山東地方凡河

水經流州邑得賢守令相其機宜開鑿溝渠引爲
陂堰不惟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患不
致橫溢

洪武二十七年令

敕諭凡天下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

者皆因其地勢脩治之勿妄興工役培尅吾民
臣謹按

聖祖敕諭所以體悉吾民情者至矣其因地勢勿妄興工
又在守令相時處宜難以一定拘也

諸司職掌

凡內外大小軍職衙門官員俱有額數

都督府

左都督

右都督

都督同知

都督僉事

留守司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

疏

七

正留守

副留守

指揮同知

都指揮司

都指揮使二員 都指揮同知二員

內都指揮僉事四員

清衛

指揮使一員 指揮同知二員

指揮僉事四員 衛鎮撫二員

所

正千戶一員 副千戶二員

所鎮撫二員

百戶十員

儀衛司

儀衛正一員

儀衛副二員

典仗六員

臣謹按此

太祖皇帝安定宇宙設軍職之額數也自後軍職陞授漸多衛所原額不足以容乃有見任帶俸之別歷年愈久員數愈多遂至帶俸官員不知加幾倍于原

額伏望

敕下兵部先計在京在外原額軍職衙門幾何大小職員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八

幾何今日比舊倍增幾何先具簡要揭帖呈上御覽然後可集廷議爲善後之圖也

洪武二十七年令

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卽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

臣謹按

聖祖此合於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實寓考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陞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今之襲職者率納賂權貴乃行比試雖乳

臭小兒亦無比試不中者矣此軍職所以冗濫材
力忠勇者無途自進也故此試之制在

今日尤宜舉行仍嚴納賂之禁弊乃可革

永樂十八年交趾平

太宗皇帝問曰陞賞孰便尚書夏元吉對曰賞費于一時

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省軍職之半

太宗臣謹按克平交趾開闢土服遠大功也猶止賞賚

而已再按景泰六年令浙江福建殺賊官軍獲功

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天順元年令南方殺賊二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九

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名及

陣亡者陞一級則知

祖宗朝極慎陞級所以鼓舞忠勇也邇年奏捷者奏帶者

緝獲妖言者捕獲盜竊者皆巧立名色以冒陞職

殊去

祖宗之制遠矣此軍職所以益冗末流益不可揀也非

大聖人在位孰能振而救之

洪武二十四年令

天下生員兼讀誥律

臣謹按今生儒俱不讀

誥律以故出仕全無實用臨民蒞政以吏爲師科場五判
以律命題奈士子多記誦舊本以圖僥倖今若立
法行天下學校考校生員先默寫

大誥律令或大明集禮等書內一條或擬作一款或擬策
題錯爲問目則人無不讀誥律者矣

教民榜文

一民間子弟七八歲者或十三歲者此時欲心未動
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大誥誠以先入之言爲主
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稱賢人君子爲良善之民免
貽父母憂慮亦且不犯刑憲永保身家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

疏

十

臣謹按教民榜文及御製大誥等書皆

聖祖訓敕天下拳拳至意天下臣民皆得熟讀敬守真可
以寡過矣今則非直百姓不見此書雖學校生儒
見此書者亦鮮也伏願

敕下禮部將聖制各書各刻一本頒各布政司翻刻頒
布學校里閭社學實惠臣民至幸

洪武五年令

給僧道度牒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
凡遇僧道卽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
同卽爲僞冒

臣謹按

聖祖此制雖處僧道實防姦僞蓋天下治平正人在位正道大行卽妖怪不作妖術不神惟天下不治邪人在位邪道大行卽妖怪乃作妖術乃神漢之衰也張魯以鬼神惑衆遂倡大亂今張真人其裔也元之衰也妖僧稱彌勒佛持世誦白蓮教亦亂天下今各省游方僧其裔也蓋閭里細民生長良善無有作姦倡亂者惟僧道兩教嘗以扶鸞祝聖呪水書符作小術以惑愚俗一旦倡亂卽稱天兵或稱神助愚民乃靡然從之而天下遂大亂是故我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十一

聖祖皇帝深鑒其弊凡僧道俱從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冊故凡僧道必有籍貫有父母宗族有所係戀而不敢倡亂又每府州縣只一寺則作姦倡亂者自易覺察此聖祖遠慮鑒萬世而立法不可忽也此制正統元年一舉行今宜嚴行以防姦亂

六年令

各府州縣止存一大寺觀一所併處其徒擇有戒行者領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二十年奏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還俗

臣謹按宣德元年令考試僧道禮部會翰林院禮

科給事中會考今僧道多貧民兒男難於資給倘
申此制清理釋道以防姦宄惟行巡按御史會
提督學校官考試實便僧道之貧難者

二十四年令

凡各府州縣寺觀俱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之
不許雜處于外違者治以重罪

臣謹按此制所以防姦亂也南方之僧多與民
雜居淫穢之行尤壞風化是故

聖祖定制府州縣只存寺觀一所非惟防亂源實嚴風化
也永樂時山東妖尼號聖姑倡言剪紙爲兵愚民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從之遂殺數萬人五臺山妖人正德年間倡亂攻
破州縣蓋百姓衆聚官司卽覺察惟僧道相聚動
稱誦經勸善故官司不察及徒黨旣衆動至大亂
漢時張角三十六方一時並起每方數萬人漢遂
不救其禍可鑒也故州縣不過一寺實防亂源也
非直嚴風教而已

永樂六年令

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併其父兄送京師發
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
主僧擅容留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臣謹按奸人避罪多削髮爲僧及懶民不力田畝亦削髮爲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我

太宗皇帝深鑒其弊凡子弟擅削髮爲僧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惟邊方可固而貧民亦得所也

景泰三年令

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爲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

臣謹按此 令若行不惟奸人不利田畝而不爲僧道雖小民亦得田土而不爲僧道兼併也此王政之要也臣再按僧道事例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十三

太祖皇帝防之極深故處之極善每府州縣只一寺則傳其教者專而精專故不褻精故不雜而淫僻姦亂之徒自無所容自法禁廢弛天下姦民爭爲僧道以惑愚俗黨類已衆他年乘釁竊發禍乃不揀今處之太亟亦防生變若慮他變而隱忍庇護不及早圖他日悔無及也伏惟

聖明特敕所司從長議處務絕亂源爲久遠計

聖旨該部知道

乞 宥憲臣疏 與方公聯名

臣等昨見錦衣衛奉

聖旨拏到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下鎮撫司收問竊詳

聖意蓋慮徐一鳴行事乖方致生他變故逮治之上以昭

九重恤憫元元之心下以懲羣臣悻戾憤憤之失治一人

大所以安萬姓赫一怒所以警百僚非無以也 臣等

乃猶贅有所言以瀆

聖聽者蓋獻可替否侍臣之職揀罪辯誣典刑攸繫若 臣

等徒竊

陛下寵榮苟爲目前容悅是非不別白依阿以固位誠大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古

馬不若也是故冒罪僭言伏惟

聖明察焉切詳徐一鳴拆毀淫祠及拆毀額外寺觀乃憲

司官職掌謹按洪武六年令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

一所亦猶府州縣只一孔廟也

太祖聖制也不褻不濫萬世之中極也此令二十四年一

申敕焉二十八年再申敕焉永樂六年宣德元年景

泰三年屢申敕焉皆

列聖之遠慮也蓋僧道不孝父母不顧妻子不事農業異

姓相聚游手游食又善爲幻誘惑愚民是故愚民信

從以千萬計最易誑誘以作禍亂夫僧道在太平時

人豈信其能作亂也惟信其能作禍作福爲人祈禱而已故世俗見其作禍作福小有效驗爭傾心敬服焉不幸年饑民流彼則或誘富室以舍施或誘愚民以誦經夜聚曉散俱稱生佛出世遂能鼓誘愚民稱兵爲亂昔張角以鬼道惑衆三十六方皆受教令有司不察反謂張角以道術勸民爲善及三十六方一時並起漢遂大亂唐時妖僧殺宰相武元衡黃巢假稱得天師劔宋時妖人王則反貝州元時彌勒佛出世皆亂天下永樂年間山東妖尼唐賽兒詐稱剪紙爲兵遂亂山東殺十數萬命歷考史冊凡世道大亂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五

若陳涉在秦以迄胡元俱妖人倡首何也蓋天下治平國家士馬如雲如林百姓良善習見素服故寧饑死不敢爲亂其意蓋曰饑死止一身爲亂卽禍及宗族也惟妖人倡曰吾有天兵吾有神助愚民卽靡然從之曰彼有神助卽可以無敗彼有天兵卽可抗官兵矣乃肯委心從焉天下禍亂乃不可揀歷代覆轍古先儒學未之或知也惟我

太祖皇帝深鑒其弊嚴爲例曰各府州縣只一寺觀夫各府州縣只一寺觀習其教者可以精而專防其變者得以約而密精而專其教可以常存約而密其亂可

以不作

太祖鴻猷遠慮超萬世而一見者也

太宗皇帝鑒妖尼聖姑之亂禁度尼僧又禁子弟披剃俱發北京種田蓋發之種田則不至游食復有田業則仰有父母俯有妻子思相長育而不思亂

列聖承式或限寺田只六十畝或禁僧人雜處民間皆預防禍變之至計也太平日久公侯之家多惑禍福多建寺觀多度僧尼謂爲善友稱爲奉道不知彼實奸宄之叢也內外官司不鑒往轍習見其教以爲當然語云涓滴不止遂成江河萌孽不憂遂尋斧柯僧道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七

之變之謂也王制曰執左道以惑衆殺不以聽先王之制非直正人心實防禍亂也邇年官司不惑佛老者或寡矣况望其能防而禁之也此副使徐一鳴之毀寺觀不惟太監黎鑑以爲駭異恐有司亦以爲駭異也皆不考

祖宗禁令之過也皆不鑒前代禍轍之過也臣等故曰徐

一鳴拆毀額外寺觀乃其職也其舉正也若僧道因

拆寺觀遂敢爲變則其素蓄不軌之謀亦可覘矣宜

下撫按勘處卽今爲變的何地方的何寺觀僧道幾

何聚衆幾何先嚴兵備以防奔突然後喻以禍福只

誅首惡脅從不問使自解散仍以廢寺田土給使歸
農使各有父母各有室家長享太平之福如其冥頑
不醒小則行有司捕獲大則請兵剿滅預絕禍根爲
萬世鑒戒則徐一鳴毀寺觀之舉尤不失先機之謀
臣等故曰未宜遽議其罪也今爲變僧道未知王名
爲變地方未見指實恐奸人借此悚懾

朝廷惶惑衆聽未可知也若未覈實先罪憲官臣等恐

奸人愈逞愈加得志少有不順卽敢稱亂官司之法
愈不能行郡縣紀綱乃愈大壞天下妖人遂相效曰
我且激變朝廷聞之且拏官司而招撫我如是則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七

奸人益肆矣禍亂滋長其可弭乎昔張角以三十六
方猶足致亂今天下寺觀不知幾千萬視三十六方
不知幾百倍隱禍潛伏不可不早制也臣等故曰徐

一鳴之罪宜暫

寬宥仍行審覈有無過當乃緩泊之僧道爲變的何王名
果有實跡宜預遏絕仍查洪武永樂宣德等年處置
僧道事例漸防禍變爲久遠計若曰江西僧道實不
爲變亦須查究太監黎鑑得誰虛傳聽誰王使以致
妄奏宜提主文人等問擬主使罪名庶幾公道別白
奸人知警藩臬有司亦知激勸以宣昭

聖化綏恤小民圖新至治天下幸甚

聖旨徐一鳴不奉明旨擅將古建寺觀混同拆毀逐趕僧道擾害地方已有旨拏解到京了你每却要救論他皇姑寺邪妄尼僧壞亂風俗已有旨拆毀原係禮部建言方獻夫却要存留况尼姑與僧道不同京師與在外不同如何一時之言輕重相背徐一鳴待問究完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六

慎保 聖躬疏

臣昨見

聖旨以時方隆寒暫免 朝叅二日因與侍讀謝不語曰

古建保傅之官曰傅者輔以德義保者保其身體今

聖上每晨早起未辨色即臨百官冒衝隆寒高拱金臺簷

風太嚴雖慣處冷地亦猶不堪況於

聖上出自深宮者乎甚非所以保重

聖躬也保傅重臣之責也謝不曰丕年四十七矣未有嗣

宗息老母即曰爾每早逐班行只為一官而已矣至於

宗祖嗣續之大計則未之思也今之父母愛子者謀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下

疏

十九

無不至矣若臣之愛

君則未見其體父母愛子之心也 臣昨日即謁大學士張

璠璠璠將以是告焉張璠曰璠已有言矣即出稿二摺

御札二紙曰

聖主慎密之言輔臣不敢輕示于人者勿輕泄也 臣伏讀

御札乃知 陛下勤勞于內者蓋十倍于在外之羣臣也

臣等在外只一早起赴班一拜而已

陛下每晨恭謁

祖廟凡幾陛降凡幾拜禮視 臣等勞逸何如也復昌寒而

出未明臨朝每日

興居蓋又有倍早于臣等者矣竊謂

陛下敬 天法

祖之實殆有出于此者不可若是拘也惟自古儒臣凡能勸其君以早起戒其君以守禮卽曰忠直之臣未有敢勸其君以晏朝勸其君以簡禮者蓋避諂諛之名故也惟臣聰乃能此言亦惟

陛下乃可聞此言何也蓋自古人君多失於縱慾多簡於視朝多不喜接賢士大夫而昵近妃妾多不好書冊而喜游幸甚至縱慾妨壽千古一轍故凡忠臣告君必先防其過而勉其不及仰惟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二十

陛下逸慾之戒皆無一毫可議慮者惟或過於勤勞耳中庸曰賢智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先儒曰過不及均也故曰惟

陛下乃可聞此言臣昨閱臣聰所奏俱得輔臣體惟奏疏留中不昭示外臣似於嫌小節非所以示大中也諸葛亮曰宮中府中宜爲一體則官府之禮九卿無不可與聞者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閨門之道生人之大倫也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閨門之禮萬化之源也又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言衆妾進御

於君供其職所以安其命也古之帝王宮闈之職欽
之禮秩妃妾之御播之詠歌有節禮和樂之義焉有
制節謹度之教焉後世閨門之禮諱而恥言暗室屋
漏縱慾傷生殊去古意遠矣臣是以敢忘冒昧上貢
瞽言伏惟

陛下敕輔臣會九卿定議常儀每月謁 兩宮謁

祖廟奉 忌祭合行日期與合行禮節俱立定典炎暑之
月不妨 早朝隆寒之晨宜甫明乃興日出乃

朝淒風凍雪仍暫輟免 宮闈進御之禮宜講蠡斯膠
木之詩慎脩養家五日十日之戒則所以蕃綿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皇嗣保重

聖躬之道固莫有過於此古之帝王勤身窒慾固本以安
天下之要亦莫急於此矣

采舊臣遺議疏

臣讀故大學士王鏊文集有尊號議一篇蓋爲恭穆獻皇帝尊號未定而作也有昭穆對一篇蓋爲儒臣議禮誤襲春秋傳文之謬而作也謹按王鏊嘉靖二年春三月卒是議蓋作於元年二年之間也大禮未定之時也使鏊議早出

尊號之禮可勿爭而定矣何也鏊以學行重名素孚譽於天下故也正德初年逆瑾竊權大學士李東陽輩附麗依阿以苟祿食鏊獨屏居天下高其節是其所取信於人也鏊方弱冠文學譽望特起時流歷官儒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三

紳操履無垢尤其所以取信於人也是故當衆言禁諠之時有持鏊議以獻衆可勿爭而定矣臣聞鏊著此議蓋欲使執政大臣如楊廷和蔣冕議禮大臣如毛澄汪俊者得覩其說則將自覺其非而圖改議也在下不欲沽名在上不欲希

寵陰翊默相以裨時缺老臣之忠於爲謀也不意汪俊聞之爲飛語讒之曰王鏊附會邪說求起用矣鏊遂避嫌不宣其議今日

尊號典禮垂式百王鏊亦不見也鏊之後人亦復不揚其說避嫌也臣則曰鏊沒矣無所可嫌矣惟其議之有

禋典禮則不可遺也且鑿於正德初年若肯如李東陽者苟賤脂韋爲劉瑾作功德碑卽祿位安固而乃不然也故曰鑿非有所希幸者也再按鑿議專發明仁義並行之說及儀禮喪服之說諸儒昭穆之說上下千古如指諸掌

尊崇之議固若未盡豈其缺也蓋先後緩急之序也邇時禮官妄引儀禮謬談春秋必強

皇上易父子名實故鑿專言仁義屈伸之辯以啟發其良心轉折儀禮數言以破其陋見歷述諸儒昭穆之論以解千古之惑皆直從本源發揮心性所以急解禮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一下疏

三

臣之迷也

尊崇之說勢固有所未及已故曰先後緩急之序也禮議未定海內儒臣多爲私議以藏於家或爲序記圖傳於後於其始也不欲上進避希寵之嫌於及今也尤自諱藏避附會之迹皆非大公無我以天下萬世爲心者也臣之愚陋謂今纂脩

明倫大典爲萬世法不宜專取臣等數人之議以示不廣

凡古今傳記於禮合者俱取略節別爲考證天下儒

臣議有合者亦采略節以示大同惟取其言勿加褒賞以杜獻諛于進之似若大學士王鏊議二篇實古

雅閱深理致精密無容刪削宜錄全文彙爲別集庶
幾布之天下傳之萬世皆曰斯禮也本諸心徵諸秉
彛考之典禮而無謬質諸老臣而無疑叅之輿議而
不惑頌之萬世而無弊豈非

聖明制作超前振後之盛舉也謹錄大學士王鏊議二篇

隨本奏聞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疏

三

辭免禮部右侍郎疏

昨奉

聖旨陞臣禮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 經筵纂脩照

舊臣無任感激宜卽日共臣命豈敢贅辭第臣先因

辭免日講願以餘力撰述古今治亂大典上塵

聖覽奉

聖旨爾欲撰述古今政要及撰敘略直講以裨朕學足見

忠蓋臣受臣命以來且愧且懼不遑早暮自去歲八月

迄今四月披閱漢書紀傳刪繁舉要取其關涉君臣

大體興衰治亂之源足垂鑒戒者輯為一帙自漢高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五

帝迄平帝二百一十年之行事大略備矣惟東漢書

則未遑也唐宋史亦未遑也若得假臣散地臣將脩

輯兩漢全書唐宋史傳上答

寵命內成初志夫臣所以得肆力纂述者實以守官靜地

日有餘閒故也伏望容臣暫辭禮部右侍郎職事臣

不勝大幸臣前 獻議凡翰林臺諫六部九卿各舉

所知各舉一人自代人人各舉所知則賢才振奮政

治可興太平可指日計也今九卿未見其薦賢乃或

肆讒蔽賢有大臣若此 國家何賴焉

陛下望治之切古帝王未之有也然而澤未下究天下黎

民未得蒙福盜賊時起蠻夷時警休祥甫降災變踵至何也文武百官不職之罪也夫王治於上者

陛下之任也佐治於下者百官之任也文武百官多隨日竊食而已矣悉心竭力爲

陛下分憂屈指得幾人乎 陛下念養民百官則剝民

陛下念革弊百官則作弊無怪乎天下未蒙澤也無怪乎

休祥少災變多也大臣者薦進賢才其職分也何也

薦賢圖報其功大於自用故也今之人臣未聞薦進

遺才未聞尊崇高節未聞各舉所知故凡今日布列

有位大率養資苟祿之人也與養資苟祿者共事望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疏

美

以振紀綱救法度懲貪猾脩靈政以安宇宙上副

聖明孜孜圖治之志不亦難乎 臣愚竊謂今日急務在嚴

賊吏之刑以革虐民之政小民有生路盜賊自息然

非賢才在位者衆居要路者先不肖人矣不爲賊吏

立赤幟足矣望其能執法憲治賊吏耶不瞻前顧後

爲保全妻子計足矣望其能振作紀綱以革奸弊耶

臣竊謂圖治之要以薦賢爲首薦賢之要以各舉所

知爲首 臣昔薦前脩撰康海前檢討王九思前副使

李夢陽魏校知州顏木王廷陳皆俊傑之才高潔之

士也惟不同流俗爲姦人讒毀康海李夢陽大學士

楊一清所知魏校顏木尚書李承勛胡世寧所知李
夢陽尚書桂萼知之尤深侍郎何瑋士論共推剛大
正直無俟贅薦者臣願

陛下容臣暫辭侍郎職事缺員改授賢能

敕吏部查臣原奏察臣所舉各官委的賢俊行取任用仍

行各衙門官各舉所知各舉一人自代則下無遺才
上無尸位弊政聿新生人蒙福

陛下垂拱天下至治可運之掌也臣之言用則不顯臣身
臣之願足矣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疏

三

再辭禮部侍郎疏

臣 欽蒙 聖恩陞 禮部右侍郎 具辭未蒙

俞允 竊伏思惟仰感 知遇正宜效報豈敢復辭矧

聖明御宇千載一時賢俊得奮庸忠直得行志 雖駑魯

亦宜策勵隨諸臣後夫復何辭一辭不允再辭則瀆

在下恐招沽激之議在上恐觸

雷霆之威則又遲回三日不敢遽辭惟 性質過於迂愚

受官散地因事 獻議猶可仰贊萬分遽列九卿切

恐自招尤悔 自知未可以大受也 自任主事進

三劄矣在家辭職進兩疏矣任職及今屢進疏矣會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無一言得實用者 之才識未諳時宜亦可知也以

未堪適用之才遽當大用之地謀議錯誤未可知也

是又 之自知也若以議禮之故也 與張璠桂萼

方獻夫事體不同璠等往年犯眾怒冒危難力贊禮

議仰藉

聖明乃有今日若其不幸妻子不保故在璠等可以言功

於邇時一言偶合而已矣不足齒也是又 之自

知也 見邇年百官章奏甫經

聖覽卽付外廷承行有司惡其厲已隨卽廢格謀議雖多

成功則少謹以 前後 獻議關涉政體者重錄上

進倘蒙 省覽有可施行

敕下有司舉行焉臣仍備舉

祖宗成憲邇年積弊次第條列上贊 至治再蒙

采用臣職專獻納亦庶乎足矣不必列之卿佐然後可也

如言無可取則才無可用亦明矣竊此清秩猶爲過

望敢再峻陟乎謹以舊疏二帙隨本上 進伏望

聖慈察臣愚悃容臣暫辭

新命待脩書完日然後供職臣不勝祈望之至

聖旨霍韜志欲撰述以裨治道暫准他辭待撰述完日陞

用所錄前後舊疏朕留覽該衙門還查他原奏有可行

文敏公全集卷之二下疏

三九

未行的議擬具奏定奪吏部知道

辭免禮部尚書疏

臣恭遇

陛下以進書推

恩陞

臣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

事府事

臣感激

寵私莫知圖報固不敢辭又知

今日寵擢乃

聖明振前代未明之典洗末代沿襲之陋建

之極立萬代名教之防是故敷錫

寵命以侈揚之非無以也

臣

又烏敢言辭第

臣之愚有不

得不辭者亦披腹布之惟

聖明察焉

臣

初議禮謂天常人紀不可廢耳是故違眾建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言非為利也今禮已明矣天下已曉然矣宜全

臣等

初心暴白於天下後世可也是

臣

所不敢不辭者一

也張璵桂萼初議禮人猶半是之半非之有行取之

命天下縉紳爭非之矣受學士天下爭欲殺之矣夫是非

半者見未定也及爭非之欲殺之則不論是非直計

官爵矣蓋曰璵萼議行官爵為之有矣是故棄身命

喪良心以爭爭官爵也斯時也羣臣設心豈顧念

陛下父母哉不忠不孝極也

臣

故曰璵萼前年之受官秩

為禮也久居官秩而不辭為定天下紛紛之爭也今

議論大定雖辭官秩以曉白天下可也及今未敢辭

者畏天下異議者乘隙起也夫璵萼未敢辭爲大慮也不屑小廉也臣何重輕之有焉辭位以行暴此心於天下可也羣臣爲官爵而爭臣辭祿秩而去以矯其弊可也今旣未敢辭去又復晉秩欺初心且欺天甚矣是臣所不敢不辭者二也初年議禮破千百年之舊說王張人倫惟璵惟首破內閣禮部之成案喚醒羣迷惟萼惟難若前給事中陳洸出差在外主張正議爲人中傷擠補僉事後蒙

聖恩復還舊職會議之日面斥羣姦協贊成議洸有勞焉斯時也 陛下腹心璵萼二三人而已矣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陛下耳目陳洸一人而已矣御史藍田奏行謗書以誣洸罪卽中葉應驄行勘酷殺平民二十六命皆

陛下赤子也奸臣肆怒酷殺之奸臣忍殺

陛下赤子何哉欲殺陳洸也欲殺陳洸何哉謀殺璵萼泄怒及洸也二十六命遺魂棄骨莫從招收陳洸雖幸保全亦幸辯白猶不得復職夫璵萼不敢伸雪二十六命畏後禍也臣嘗痛曰士夫不惕起良心動殺良民以報私怨蔑視 國法也臣力不能爲之拯矣又

復游進美秩不亦慚負冤骨乎會議爭辯陳洸有功今已闕住臣時家居實無助益乃又進秩不亦覲顏

於洗乎洗因議禮遂至破家幾殺其身及其妻子臣
視洗何如敢再進乎是臣所不敢不辭者三也臣嘗
建議謂儒臣脩書俱不宜遷秩所以重官爵養天下
廉恥也 明倫大典張璫手成取裁

聖斷臣等附名于後獲幸多矣懲以失職之罪猶宜議罰
幸不罰亦足矣况晉職乎臣故曰議禮推

恩張璫桂萼受之宜也次則陳洗雖不陞秩復之舊職可
也又次則尚書席書死不霑

恩推及其弟席春亦可也又次則監生陳雲章嘉靖二年
進疏根極天理透出人情無所蹈襲亦甚明快非有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疏

三

所希冀者也今屈下僚擢而獎之亦可也臣等碌碌
因人成事得無詬罰足矣况再晉職乎是臣所不敢
不辭者四也伏惟

聖明察臣真心收回 成命

聖旨卿當大禮未定之先能持正議今又纂脩有勞特茲
陞職宜勉承朕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辭禮部尚書疏

臣伏蒙 聖恩進臣禮部尚書臣具辭荷

聖旨未允臣仰知 聖意特重

尊親之典故于臣下特渥 錫賚之恩臣再辭是忤

聖心也又上自宰執下及僚吏俱已拜 賜臣一人乃猶

固辭是立異違衆也則臣亦若可以勿辭然而臣之

愚寧忤 聖心以得罪臣子進退之節不可以不嚴

寧犯違衆之嫌甘心沾激之誚萬世治亂興衰之大

戒不可以不審是臣所不敢不贅以辭也且尚書美

秩也辭美秩逆衆心豈非大愚抑或辭之於此要之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 疏

三

於彼或矯強一時希冀後利是心術不臧也豈非大

奸犯大愚大奸之罪不知避可乎則臣亦若可以勿

辭然而大愚臣能自信大奸須徵諸後日皆臣所不

暇計者惟今日積弊不得不揅

祖宗紀綱不得不扶瀾倒之人心不得不正其根極機要

未有臣下辭受不謹不審能了辦者也是又臣不敢

不贅以辭也臣等供職天下之人知爲講禮而已孰

知天下治亂不止於講禮而足也

陛下聖心上符堯舜之心也

陛下圖治上步虞周之治也然而孝其本也君人者未有

不孝其親能治人者也臣人者未有不孝其親能事君者也臣等往年區區建白求伸

聖孝而豈徒哉立天下之大本也以圖天下之盛治也聖孝伸矣大本立矣勉勉孜孜日圖至治此其機也乃治效未著則臣職未脩臣職未脩乃祿秩游晉豈先事後食之謂乎故曰臣子進退之節不可不嚴也天下理亂之大機係士夫心術士夫崇禮讓廉恥則天下治爭進競得以喪廉恥則天下不治士夫憂國如家則天下治窺擇便利以倖自全則天下不治臣自揣才劣力弱不堪大受矣猶宜力崇禮讓爲天下敦廉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疏

三

恥也小人誤國多自貪位始故曰理亂興衰之大戒不可不審也臣謹按洪武初年天下武職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員成化六年增至八萬一千三百二十員再按錦衣衛官洪武初年舊官二百一十一員永樂初年新官二百五十四員自永樂以後迄嘉靖六年新增一千二百六十三員夫錦衣一衛由永樂視洪武增官一倍矣迄今增六七倍矣天下武職由成化視洪武增四倍矣迄今不知增幾倍矣由是推之宗藩之增百十倍可知矣文職雖有定額冗員日增亦可知已天下賦稅載列版圖粒粟不能增也惟災傷

時有蠲免而已矣冗員日增冗食日衆賦額有限耗費無涯再數十年不知何策以善其後在列臣工誰不慮此終不敢建白者知事體重大畏禍故也臣則曰臣人者有益於天下雖殺其身可也矧緘默養禍保寵固位者乎依阿苟賤保生養亂雖免其身兒孫將勿及乎皆爲謀不臧上誤

陛下者也臣今亦惟啟其機已矣未及竟也其主張全惟陛下根極機要全惟文臣能自崇廉讓始今文臣守州郡者貪賊無忌饑食百姓守京職者冒濫陞賞無復愧辭若翰林脩書亦以陞官東宮日講亦以蔭子御史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三

紀功亦以受賞巡撫兒男亦蔭武職夫文臣

國家所以待之何如乃亦冒濫至此也何以服武臣之

心哉故曰今日積弊不得不揀者此也

陛下將宏千百年之謨也抑爲目前之計而止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謂圖治紀綱始於期月成於三年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久然後道化洽也始之期月以肇治體持之三年以成治功要之三十年以成治化施爲功効之序也 尊親遂矣 聖孝伸矣講古者帝王大孝講

太祖 太宗治安天下之法光顯

恭穆獻皇帝之達孝此其時也是道也
聖志先定於中斯可矣天下之治未有
陛下無其志而有其效者也亦未有

陛下有其志而無其效者也百官者視
陛下爲趨向者也如陛下孝

親一念根諸中者素定矣臣下自能講求考訂以盡其極
陛下圖治一念亦如是懇切焉臣下有不講求考訂仰副
聖心乎今日之邊防視昔年廢弛甚矣今日之財用視昔
年匱乏甚矣今日之生民視昔年困苦甚矣今日之
人才視昔年卑陋甚矣今日之官吏視昔年貪污甚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三

矣今日之紀綱法度視昔年寬縱頽塌甚矣蓋內有
危亂之實外猶存振飾之影者也今不早圖後無及
矣伏惟陛下申命九卿各舉其職期之期月以肇
治體期之三年以成治功期之三十年以成治效
聖德神功古今一揆而已矣故夫爵祿者古之帝王所以
鼓天下以趨事赴功者也惜與爲吝過與爲濫吝與
濫均非所以鼓舞天下也臣等止講禮脩書而已矣
職秩已峻矣再有輔

陛下致太平立千百年之安者將何官待之乎故曰
祖宗紀綱不可不扶也

陛下建天下極者也與奪抑揚天下取中焉人臣者立其身於無過然後足以策勲者也辭受進退風俗取儀焉今之世有才不稱位猶求進不已者矣未有安於下位而無求者也有視權勢所在爲趨向者矣未有特立獨行信道不惑者也臣力不足挽回之忍又隨趨焉可乎故曰瀾倒之人心不可以不正也矧臣前次錄進疏稿該部未見查行前日論說給事中陳洸之屈監生陳雲章之才未奉採納臣之器識未堪驟用亦明也與其不自揣量覆敗於後貽

陛下知人之羞孰若自謹於先保全進退之節猶爲盛世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名教之助也伏望

陛下宥臣違忤罪戾憫臣愚誠收回

臣等伏望

成命俾臣仍以舊官供職待脩漢唐等書完日

臣等伏望

陛下察臣果可任用隨所驅策不敢復辭仍乞

敕下吏

部查臣前奏次第施行用臣之言臣榮於陞職多矣

聖旨卿前具奏辭免陞職已有旨不允宜勉承朕命不必

再辭所奏具見憂深思遠該部查有可行的議處覆奏

定奪陳洸陳雲章吏部查處來說務合公議

三辭禮部尚書疏

臣蒙 聖恩進秩禮部尚書已再具辭未蒙

俞允 臣仰感 知遇超出尋常伏自審思莫知圖報矧

君命豈可屢違小節豈可固執

陛下擢臣蓋將付以手足 臣報

陛下豈復愛於髮膚對天誓心鞠躬盡瘁而已矣敢屢致

望期辭上逆 聖心乎在列臣工俱已拜職惟臣一人若

猶固辭恐人執辭受之跡滋異議之口於異同之辯

開詆訾之端冒疑啟嫌俯仰踟躕而已矣豈宜固辭

聖心下違衆志乎夫逆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二 疏

三

聖心非所以獲 上違衆志非所以處人臣於反覆熟思

真若悖謬真若好從事亟失時者矣然一念惻欵終

不自寧不得不盡披布之惟

聖明察焉張璠桂萼方獻夫初議禮人斥之曰是特阿順

朝廷取官爵爾矣萬世名教之罪人也臣應曰然則必

抗忤 朝廷然後謂之不利官爵乎世固有誤國欺

君猶竊祿固位者矣獨非名教之罪人乎又有言曰

議禮雖是亦必辭官以去可也不然終亦爲利而已

矣臣應曰議禮而是猶必辭官議禮而非者乃可以

居官乎臣旣以是告諸人矣因自慨曰今之人只爲

看得官忒重故也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
知議禮者非利官也夫信議禮者非利官也然後信
所議曰誠是也若疑議禮者利官爵也所議雖是彼
猶曰非也蓋曰爲利故也璵萼等既能力定正議於
往年矣臣必力辭勇退定公議於萬世可也是臣所
以辭也前年異議之臣所罵詈必曰冷褒段猶所自
附必曰師丹張純臣按師丹者哀帝師也帝尊丁傅
丹與王莽聯名極諫王莽盜權弑后發塚然後復丹
爵益封二千一百戶王莽敗廼絕張純者張湯孫也
王莽時率九百二人頌莽功德王莽篡位得保侯爵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光武卽位復先歸附則師丹張純皆王莽羽翼逆賊
魁渠也宋儒及今所願附麗必曰師丹張純何也邪
說誤之也所斥罵必曰冷褒段猶何也謂二人者議
禮受官故也若然烏知百世之下不斥臣等曰冷褒
段猶稱異議者曰師丹張純也邪說流毒千八百年
矣屢經大儒莫之正矣臣等斗筲蚊蚋之微不自知
量舉千年成案翻破之非峻潔其出處壁立直截何
以服天下信後世故璵萼等能定輿論於今日矣臣
必決辭定浮議於萬世可也所以交相成也是又臣
所以辭也臣於嘉靖三年囑張璵桂萼考獻夫曰士

夫爲知己死朋友且然况於君乎

至上天縱英武萬世罕儔死生從之可也必因時納誨勿愧古人臣則終身荒邱畢命正志斯時也臣養病在家可以堅守勿出三臣在位可以協力效忠臣之勿出可以明三臣無利祿之心三臣效忠可以行臣講禮之志出處雖不同其心一也惟三臣者觸怒履危爲之甚難臣守靜安退爲之甚易是又臣所不及三臣也去年非脩書之

命臣決不出非矯激也保全進退之節所以表白

聖孝於萬世也否則腐儒無知猶誹謗曰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單

皇上特欲尊

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二三小人苟圖官爵遂阿諛

皇上則斯禮也雖可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亦爲邪說所玷

矣是臣之不出所以息邪說正人心明

聖志默贊三臣之議也非矯激也今也老成諳練臣不如

楊一清力堪大任臣不如張璁志切報國臣不如

桂萼守養素定臣不如方獻夫在位大臣蹇蹇匪躬

贊揚聖化臣之齷齪小器自知甚明方將引分恬

退以遂初心在列臣工輔成

至治於今日臣得保全一節亦所以小補

聖化於萬年也所以交相成也是又臣所以辭也臣有三
可辭然猶未敢啟齒者上感

聖恩之厚難遽於言去故也今既未敢辭去又復進秩肯
初心甚矣兩次具辭未蒙

威命俯切戰兢情迫詞窮將無於措臣性素耿褊量復隘
陋抱志不伸內熱作病心火傷肝兩目遂眊久不得
治恐轉青盲漸成疾廢不得長立

聖明之朝也臣今待罪詹事秩不爲不崇矣俸給三品祿
不爲不厚矣朝夕兢惶猶恐竊食以負

陛下如必義有可行道有可達臣之圖報又自有期固不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聖

必洊晉祿秩然後可也羣工已拜陞職足以對揚

聖孝曠蕩之

恩容臣一人暫辭姑以曲成臣子局促之節是又

聖明執中建極之理也伏望

陛下憐臣愚陋察臣悃情暫收 成命容臣刻期進過所
脩漢唐等書完日然後供職臣不勝仰

天荷 聖感 恩効愚之至

聖旨卿三具疏懇辭退讓之美朕已知悉但官以命德成
命久下宜勉出供職以副眷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論聶能遷罪狀兼辭禮部尚書疏

臣按聶能遷者先充生員因教唆刁訟行止有玷黜
革爲民乃冒錦衣衛絕戶校尉名色正德三年投附
劉瑾檢置爲惡構陷平人冒陞小旗五年六年投附
朱寧又附張銳交通機密事情過付賄賂冒陞百戶
又陞千戶律曰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
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作弊符同奏啟者皆斬
今劉瑾朱寧已正典刑矣惟聶能遷漏網此其真犯
斬罪一也

陛下取張璫桂萼等來京彼乃冒爲已功蓋曰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聖

陛下翕張舉措之權彼實陰主之也其敢肆欺罔上誣

陛下甚矣又云時得太監崔文令醫士陳釗來家安慰又

曰彼投見崔文奏知

陛下律曰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啟者皆斬崔文果實交

通聶能遷崔文真犯斬罪矣聶能遷夤緣交通又犯

斬罪二也

陛下授席書尚書彼既冒以爲功及授張璫桂萼學士彼

又冒以爲功其怨席書之言曰書旣得志全不念臣

奮死乞進其職乞拔其身蓋曰席書之官聶能遷口

所與也

陛下大權在其口中矣其怨張璉則曰璉之行取驟登軸要皆彼之力一旦居位遂負初心蓋曰張璉之官聶能遷口所與也

陛下大權又在其口中矣律曰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夫大臣擅選官直弄權市恩耳罪且至死尚書學士何等職也聶能遷皆以爲出已與奪誣罔

陛下極矣罪豈止斬也又律曰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斬又曰上言大臣德政者斬皆所以杜漸防微遏姦已亂也若席書張璉之官果彼所與則其罪豈直亂

朝政而已豈直上言大臣德政而已其陰盜大權竊播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三

威福上誣

陛下極矣罪豈止斬也是其又犯斬罪三也聶能遷又曰今明倫大典已成璉之官職已極亦足以酬其勞矣宜別選忠良以輔新政是又將假此盜

陛下之大權也彼於始也附席書璉幕也豈真心識禮哉謂將藉是以取富貴也不意書執正義絕之於先彼不得陞職則怨書璉執正義絕之於後彼不得陞職則怨張璉若張璉退出有繼之者能滿彼欲彼則上言德政結爲死黨皆甘心矣萬一猶執正義不副其求彼則嚇然呼曰席書張璉何等才望我云去則去

我云留則留爾乃不順我耶且曰爾今官秩又我所與也獨不念耶克是心也必鄙夫妾婦之奴隸乃能稱聶能遷驅使耳又必特設一崇階峻秩然後僮滿聶能遷所饒求耳否則囂然叫呼未已也曾謂

聖明之世可容此奸邪再按聶能遷尤善爲詐自臣蒞職未嘗見內臣交通外官者聶能遷嘗颺諸人曰彼與某內臣相厚探聽外間事情又曰彼與某內官相厚漏出官禁密語是皆詐也然而彼也爲此何也蓋假以簧惑衆聽聶動愚夫謂彼有內寵能傳

密旨與奪禍福彼能致力足以招權納賄耳外議誼芬謂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 下疏 四

聶能遷真有奇巧足以鼓舞士類暗邀人心臣嘗不信亦絕不與見面故彼不敢誚臣今彼言曰張璉桂萼行取受官皆彼之力則其交結近侍漏泄事情自市威福不俟他人攻發自白矣夫官爵者

陛下奉天敦典崇德者也彼鄙夫也貪天之功攘爲己力誣罔陛下敗壞彝憲罪豈直死已哉

聖德寬仁不遽加之罪大臣避嫌不肯遽議其罪法司科道無從敢糾其罪夫若是臣見紀綱廢弛奸兇橫行危變無日矣伏望陛下爲

祖宗守法大奮 乾剛將聶能遷拏送午門會官追問前
後交結近侍詐傳

聖旨漏泄機密事情妄作威福招納權賂欺

君罔 上情罪梟諸市曹爲奸臣戒再行兵部將伊先年

冒頂絕戶校尉名役查革改正以杜姦欺庶幾弊端

可以漸弭冗食可以漸減也亦今日所急也臣蒙

聖恩陞秩尚書已嘗具辭未蒙

俞允臣亦踟躕未敢遽辭惟念鄙夫小人多以官爵喪良

心衣冠士類多以官爵喪廉恥俗敝可痛切望

陛下容臣暫辭陞職不惟保全臣進退小節亦所以保全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聖

小人良心士夫廉恥也况張璠等旣被讒傷決無久

留之勢矣臣若復拜峻職小人側目上無益

廟謨下有玷臣節豈不可惜

聖旨卿所言說的是刁風不可漸長豈止陷害忠良亦有

傷國體聶能遷着都察院提了好生追問明白來說

五辭禮部尚書疏

臣蒙

聖恩進秩尚書已節具辭未蒙 賜允臣感

天地浩蕩之 恩不敢屢次瀆辭又慮語言蹇拙不能自

辭往請臣張璠爲臣致辭又請臣桂萼臣方獻夫爲

臣致辭庶幾二三臣爲達愚臣悃欵於

陛下容臣暫辭也臣請璠萼獻夫之言曰韜非爾二三人

議禮受知

聖明韜不及此爾二三人任職之忠韜所不及力量之大

而定韜所不及然以孤跡而履畏途可勿懼乎處衆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疏

疑之地受至重之任保無過乎爾若有過誰肯爾規

容韜暫在散地得以時規爾過以不負

明主倚毗不亦可乎爾二三人受

聖明心膂之寄其知者則曰擔艱蹈危萬無保全之勢也

其不知者則曰構機際會遂登貴顯之途也又其奸

險旁觀者則曰釀禍不得不密蓄毒不得不深靜坐

以俟見其災敗之自及也爾二三人其亦慮及此乎

置韜暫在散地有禍甘與同敗韜之力又復足以白

爾二三人心跡於萬世不亦可乎

聖上所以知且信若三四臣者議禮故也又烏知天下之

聖人抱忠蘊德負荷經濟偶未議禮未受

明主所知者乎故今急務開誠布公薦進忠賢革弊興治

聖明爲聖明圖千萬年久安之基可也何必同登要席

然後可乎非爾二三人力堪任事韜豈敢辭職譬諸

奕者車馬士卒併時同出豈善技乎臣既告諸璫募

聖旨璫募謂臣言是又告諸方獻夫方獻夫亦謂臣言是

方獻夫又曰得爾決辭不惟可以表白諸臣議禮初

心亦足以對揚

聖孝信於萬世真交相成之禮也且臣之自揆若宜供職

感言則一辭卽已豈敢多辭以沽虛譽今既屢辭屢承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

疏

七

溫旨惶愧無地矣又復拜職是竊虛名又得實利兩有之

聖旨也故臣之愚辭則真辭受則真受不敢矯僞以長奸

風臣任詹事祿食三品亦極厚矣尚晝夜以思上圖

效報然後免於罪戾不然

聖朝養賢之祿可容臣之不肖竊食至此乎臣屢致辭情

已竭而詞窮矣故述臣與三臣語言無復文飾上千

天威不勝悚懼萬惟

聖明察臣愚款容臣暫辭待進書完日然後領職臣不勝

願望之至

聖旨卿懇辭陞職屢有旨不允如何復有此奏持允所請

以成雅志着照舊用心供職後別有委任吏部知道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疏

哭



內悼靈皇后喪禮疏

臣伏見禮部議中宮皇后喪禮臣竊謂斯禮也統
係綱常始基治化不可毫髮差焉者也然立人道之
極者存乎經濟人事之變者裁乎義劑量重輕以適
時者存乎權非義精仁熟如我

皇上孰能酌中審權裁義建極爲萬世準乎臣待罪侍從
初無與聞昨見邸報及對禮官面論乃覺尚有未盡
者臣勸禮官再議禮官云已依欽定儀注不可改
也臣曰只爾禮官固執耳何謂不可改也禮官謂臣
迎合臣慨嘆曰臣子議朝廷公事各盡其愚而已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疏

矣苟曰迎合何謂者乎謹陳鄙見惟

陛下采焉是故父於子也君於臣也夫於婦也是謂三綱
凡以言乎紀綱人倫也是故古之天子必有后也猶
夫天之有地也日之有月也相須而成化工者也是
故禮云夫爲妻服期謂三綱五常帝王所以建天下
極者也此萬世之經也因禮之變而酌義之中則有
權焉是故中宮皇后者配

陛下者也所以共事天地而奉祖宗者也

陛下爲之服焉凡以爲天地祖宗之故也然限於陰陽

內外之辨則有不得盡致其情者矣今百官遭妻之

喪無服衰泣事之禮惟三年之喪乃釋位行服蓋謂
父母之喪達乎上下若妻之喪則內而不外陰不可
以當陽也在百官則然也至於

陛下何獨不然

聖諭云素服十日放輟朝之義臣則曰爲 皇后服焉禮

也然於 內廷行之可也若對臨百官總理萬幾履
當陽之位行 中官之服或不可也禮官所言亦理也
臣所陳時宜也

陛下斷以十日雖非所以爲期也然制服于內可以自盡
素服于外特以示變權而得中亦所以爲禮也百官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三

有司爲

皇后服衰爲其 母儀天下也其服之也爲天下之母之
故也然上壓於

陛下則有不得盡致其禮者矣古禮父在爲母杖不上於
堂尊父也爲衆人言之也至於

朝廷何獨不然臣請

陛下元冠素衣御 西角門十日卽元冠元裳御

奉天門百官有司入 左掖門則烏帽元衣侍班奏事

退出公衙及居私室仍素服白帽二十七日而除若

曰於禮猶有所未慊也則 山陵畢事而除其入見

陛下而元服者杖不上堂之義也出卽素服者子爲母之義也若

陛下於二十七日俱御角門則混而無辨臣下素服朝於中門則瀆而不敬皆非時義之宜也此於古禮所未有然固可以義裁者也禮官所執者古禮也臣所權者時宜也語云權者聖人之大用臣故曰非

皇上義精仁熟烏能獨斷而裁之臣亦冒犯不韙而貢其愚惟禮官所言類於守正臣言類於道諛禮官所言類於從厚臣言類於從薄要之人極大中之矩萬世自有能辨之者伏願聖明於禮官取其心之忠藎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疏

五

於臣察其言之謬誤不勝幸甚

聖旨這喪服禮制朕已兩定儀注下禮部遵行今覽霍韜所奏斟酌時宜當從所擬不厭數易朕於十五日常服在奉天門視朝百官淺色朝叅退仍如制服二十七日而除禮部知道

地方疏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感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鄰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三

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數十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費用不知幾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五十二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弔岩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弊之後仰承

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

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

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

聖化以來遠馭與竊權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

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敷 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

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三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

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

飛鳥不越者是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

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

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始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三

能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

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

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蓋

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

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

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

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

境流賊避兵追剿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

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

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

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淹賊不備一
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
非仰藉 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 臣等是以
歎服 王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
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
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
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
年渠惡非在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以討逆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疏

五

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
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
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剿之宜六
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
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
萬未易平服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
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紆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
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
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

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
功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
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通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
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
則曰所奉命撫剿田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
已矣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
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
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
亞夫何也傳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
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疏

五

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
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
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
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
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德術者
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
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
先奏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
內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
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旣廣則智力不及與其

役一已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措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安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徹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然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

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

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忠許

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

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

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
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辨白而黜伍希儒謝
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辨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
聖明之寃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効功之臣焉
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
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
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
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
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
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
等江西之功不自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
白又無以勸策勲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
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同時有功
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
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
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之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

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

城堡不得脩築通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

故冒昧建言惟

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脩築通
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
頌 聖德實_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一節也亦_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一下疏

五

夷情疏

竊見近日兵部覆 題西番通 貢事宜尚有遺慮

臣 謹陳其略請自

聖裁謹按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
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察其逆順而撫馭
之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
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
池屢年經略未見底定前次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曰
欲制西番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命
中國惟通貢貨易也若絕不通貢則彼也欲茶不得發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五

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蟲爲毒麥禾無收矣是故
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
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堂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
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關通
貢之議奉有

聖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獻還哈密城池獻還人
口卽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也 中國待夷狄之體也

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夷
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

實可知也彼未悔罪遽許通貢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也可慮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我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而邊患遂博矣可慮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二千遠來欺塞彼乃不知耶安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卒

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坐大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矣可慮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廩餼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叩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卽甘肅危矣可慮者四也此臣所以爲西邊慮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

以保甘肅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可乎因棄甘肅併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太宗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

聖明在上將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

祖宗乃勸皇上輕棄祖宗疆場可乎或曰然則漢棄

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

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

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失險則虜得險矣賊

虜據險則中國大患遂無窮已宋人西失靈夏北失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卒

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

術殺天下也可不戒乎交趾自秦漢迄唐人中國爲

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

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棄之乃陋儒當權上下

竊宗宴安貨賂公行紀綱不振舉版圖十郡之地棄置不

聖明守蓋若考作室乃不肯堂者也楊士奇者

太宗皇帝罪人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

二十年收復宏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

復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于土魯番矣今雖取

還城池無人與守矣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

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戎北狄並
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
我之邊患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不得已
也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
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
之所廢人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乃立焉亦
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
金印和戢諸戎脩我貢職力能自立即可因立之矣
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宏治十年土魯番酋
文敏公全集卷之二下疏

空

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何不因遂立之
乃必求胡元遺孽而啟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

魯番酋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且連北

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析爲兩國

而控制之亦其可也今遣謀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

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

蹂我疆場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

諸戎無罪不得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

心共力破滅土魯番卽封爾爲忠順王授爾金印以

至西戎又因牙木蘭之來降也諭之曰爾舊則土魯

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翊也爾力能立於
哈密乎卽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戢哈密卽授金
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衛則主哈密者雖非胡元之
裔亦不失我中國封爵之體矣權以通變變以從時
是古邊將之任也闔外之責也

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
哈密豈得已也甘肅去年銀一錢易粟四升今銀一
錢易粟二升矣軍士空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凜
何有於哈密臣則曰此則戶部之罪也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三

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
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
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
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
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
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
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爲實利遂變
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
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
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

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
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
莽然纂虛稻米一石直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
然則欲足邊糧其復

太宗鹽法乎或曰輸粟支鹽則邊地日墾邊民日繁邊粟
日多而鹽價亦平輸銀支鹽則邊地日荒邊民日耗
邊粟日少而鹽價亦貴若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
善於

太宗皇帝之鹽法矣戶部何爲而不行乎臣曰輸粟于邊

則利歸邊民若輸銀于戶部則利歸戶部今戶部之

文敏公全集

卷之二下疏

奏

徵鹽銀也計銀一萬加耗千兩下自吏胥皂卒上而
郎署卿佐俱蠶食餌利焉若行輸粟之令則戶部失
耗銀之利矣是故謹守弊法而不肯復

太宗之令典也此皆臣愚博采衆謀復相辨詰過不自揣
其爲狂瞽者如此伏惟

陛下敕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卽信悔罪番文哈
密城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其誠其僞作何料理
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

敕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爲目下振救之策若
何而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畫上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

中國奠安萬世永賴區區裔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叱

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勤也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一下疏

奎

霍文敏公全集卷之二

霍文敏公全集卷之三

疏

謹天戒疏

臣伏見

陛下因星變風霾引咎責躬且責臣等有言臣俛而思之

謂陛下望治如此其切敬畏如此其至宜

皇天格而和氣至矣乃災變猶游臻焉何也古昔雖大無

道之世災變亦不如是其多也

陛下試自省察自臨御及今有一事不中道者乎由

宮闈及殿庭有一事不如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一

祖訓者乎是宜中和致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矣乃災變
甚多而且甚異何也是可以深長思矣臣試陳致災
之由及弭災之略惟 聖明垂察焉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親藩祿制有差固欲世世共享

太平也百六十年宗支日廣祿糧不給郡王以上受

享多福將軍中尉而下奏告不得祿糧者屢至矣有

晨朝進食僅一甌餅腹不充飢者矣有假息蓬蒿無

室屋以棲者矣有不幸物故無棺斂者矣有女年四

十不得適人者矣凡人之爲父祖者若有神靈未有

不顧念子孫者也况我

太祖皇帝開太平之基業合宇宙萬物皆得其所獨不顧
念子孫乎忍見其失所乎凡民不遂其生怨恨之氣
猶能感召災變况親藩骨肉不得其所怨恨之氣有
不感動

太祖在天之靈而召致災變乎藩郡有司見其抗宗室而
得剛直之譽者矣未見有以宗室失所之狀聞之

陛下者也內外大臣誰不慮此然積弊已甚則區處爲難

非仰賴 聖明獨斷於上則宗室之困日甚生民供
億日難而事勢愈不可爲矣臣試歷陳其弊惟

聖明斷焉洪武二十一年封 周王于河南斯時也開封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一一

一郡惟一 周府而已矣循至今日則郡王已增三
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
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而下不計也舉一府而天
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孫日益繁
衍祿糧所由不給也嘗考

大明會典一欵 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聞
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漢庶人謀反
當時大臣倡爲疎忌宗室之說遂廢出仕之令夫禁

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是故昔也以

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祿糧所由不給也

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疎忌之嫌也自漢庶人謀反當時大臣倡爲疎忌宗室之說凡連姻王府不任京職將軍中尉之女

冊封不時請資奩不時給年已垂暮人不肯娶眾口嗷嗷仰食有司府縣稅入有限藩府所需無涯祿糧所由不給也伏惟

陛下特用御札令大臣熟議復用

御札行天下宗藩俾知洪武初年親王幾何今日所增幾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三

何洪武初年所需祿糧幾何賦入有限祿糧無窮再數十年何以善圖其後宗藩困乏何以變通其法一

一計議圖惟盡善必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然後上下皆安而怨氣可息災變可弭也遼東

屢訴積欠官軍俸糧賞賜共銀八十餘萬舉遼東則天下可知也文官未聞缺俸軍職屢訴缺糧所以致

此何也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以二萬視八萬增四倍矣由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由二百視一千

七百踰八倍矣俸糧所由不足也洪武初年軍官襲職比試極嚴故材勇者得超擢庸劣者黜從戎軍職不冗雜俸糧易給足自永樂以後新官免比試遂致賢愚混淆舊官雖比試亦徒備故事真材日寡冗員日增俸糧烏得而足也俸糧不足則食不給歎慨積鬱之氣足以上干天和災變所由召也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銀三錢或四錢成化以前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米二石食烏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錢買粟僅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四

寒苦交迫所以致此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猛將林列戎狄遠遯故邊地得盡耕邊粟自多邊軍自裕而食自足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戎狄搶虜乘虛而入滿載而出如蹈無人之境倚不刺達了始以數千據我內地今積至數萬掠我邊民據我邊境故邊地愈荒邊粟愈少盼目張口仰食內郡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食烏得而足也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粟米自多其價自平而食自足宏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不復肯墾邊地三邊開中鹽引

偶欲輸粟卒無售者邊地愈荒邊軍愈困食烏得而足也士卒以食爲命食不足則怨歎愁苦之氣豈不上干天和災變所由召也禁例開載私役軍士其法甚嚴今管軍官則有公然役占軍士於私家者矣有役之日辦柴草供私家者矣有折納柴草逼出銀錢因致之死者矣有軍初補伍不多得銀錢不與收糧者矣窮苦萬狀惟軍士爲甚所以致此何也

舊制內則公侯列文臣之上外則都司列布按兩司之上待之隆者責之備也不惟兵部慎選其人雖其人亦思自慎必清忠材勇者乃敢居其職不然敢偃然居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五

兩司之上乎惟十三省都司皆得真材自能表厲屬僚振作綱紀以恤軍士今之都司自壞

舊制安處布按兩司之下不惟人以不肖目之彼亦甘心

以不肖自待矣故在內則納賄權貴以圖管事在外則刻剝官僚刻剝軍士以克私橐紀綱日壞武備日弛士卒日困怨恨之氣豈不上干天和災變所由召也永樂年間選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各衛官軍備

京邊操練乃古遣戍防秋之義亦張皇六師安不忘危之深慮也蓋兵猶水也水在地中流行則利物停畜則溷塵汜濫則爲害自然之勢也兵在太平之時

各衛操練之法僅同兒戲甚則名在戎伍身在市井
家食軍糧目不識軍械者有矣故我

太宗皇帝準古立法京邊操演春秋兩番迭爲休息所以
使之勿忘有事也練在太平防在不測也近有獻議
謀罷京邊遠操變爲召募人情懷土憚於遠行傳聞
此議紛然奏奏訴雖托災傷實則陰壞

成憲遂其苟安之私也况棄家千里苦寒交迫領軍官或
復尅其行糧歛其財物以遺權要則其怨恨抑又不
堪矣以千萬人同聲共怨憤鬱之氣豈不上干天和
災變所由召也伏惟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陛下特敕五府公侯會九卿詳議軍官俸糧何策給足昔
年軍職如此其少乃得真材今冗員如此其多乃無
材可用冗員日增何策善圖其後邊防日弛邊軍日
困邊糧日匱戎狄日強邊境日危何策振救其急新
舊軍職比試之法何如酌中軍政體統何如申明軍
士困苦何如撫恤必盡究弊源洗削之庶幾紀綱漸
振衆怨漸息和氣漸至而災變可弭也邇年小官愈
多害民愈甚雜職冗員如府通判舊止一員今有二
府增至三員著矣縣丞典史舊止一員今有增至二
員三員者矣縣滄舊有定制今無故增置如近日廣

州府添設三水縣直取迎送撫按之便路者矣不知
官愈多則民愈擾故往年民間差徭費僅千錢者今
增至十千猶不足矣往年民惟納糧輸役二者而已
今則增民壯一役矣復有保伍夫甲矣有沿河拽船
夫役以及無名科差而民不勝擾矣夫土之出粟不
能加多官之冗員與日滋甚此民所以益困也且官
愈小則心愈貪撫按兩司遇郡邑小官惟較其禮敬
疎密不問其操守廉汙姦人則巧於事上而刻於剝
下事上愈巧則虛譽愈隆雖姦賊滔天且得旌舉惟
田野細民黷啞茹苦而已愁歎之聲下徹泉壤災變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七

所召亦其一也洪武三十年定大明律有祿人受枉
贓八十貫絞嚴爲之禁欲人難犯也文官以爲厲已
遂托下欽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
贖罪愈易是教天下奸貪也非言小官其贖其贖

太祖聖制也今之撫按有以正法治贓吏人悉詆之曰苛
刻有棄正法以容贓吏人悉目之曰忠厚人情誰不
樂忠厚之譽而畏苛刻之誚也故今贓官以法輕易
犯而清議不公也遂肆無忌憚職催科則借法肆貪
賦入朝廷不一二利歸私家常八九矣職巡捕則
指良爲賊而逼取贓利矣有因贓而酷非法用刑劓

民肌骨而致之死者矣有良民畏法鬻兒女扼咽喉入賊救命者矣賊官罪狀難盡各言田野細民怨痛之氣下徹泉壤矣災變所召又其一也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謂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而故禁之致死也又曰故勘平民致死者斬謂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而故勘之致死也皆酷吏之弊也我

太祖皇帝以死刑懲之所以保萬民之命也俾酷吏不敢肆也今則廢棄正律故酷吏無忌臣見有官爲知府因一醉箠死平民四命者矣有官爲僉事因一怒倒懸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夏月酷暑淹禁平人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八

致死百數命者矣餘則或因催科或因獄訟鞭朴之下民命如蟻非命而死者豈可計也古有一婦寃死三年大旱者矣况今酷吏填滿天下民以非命死者特一婦已乎

陛下御極未嘗輕戮一人決囚之夕三鼓不寐重民命故也酷吏無忌乃敢虐殺良民下情積鬱不能上達寃結之魂豈不上感

皇蒼下徹厚地災變所召又其一也臣聞成化以前糧戶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臣見面故軍校

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不敢虧空宏治以後
部官避嫌各欸糧料不肯驗收復責小民運送
內府是致內臣軍校轄害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
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銀四百八十兩
乃得批廻者矣蘇松糧戶有一年傾覆數家者矣各
省解戶有久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雖有禁例小民
敢與內臣抗乎雖有號訴

九重萬里曾有爲之上聞乎痛怨之聲亦徹泉壤災
變所召又其一也伏惟

陛下敕各部熟議查革冗員裁省征役俾民無擾申明受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疏

九

賊正律俾文官勿相阿黨以虐百姓申明酷吏故禁
故勘平人正法俾良民不枉死改正各部收納糧料
舊法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敝政少
除民寃少息災變可弭也雖然今日之害全在臣等
文官不職故敝政難除若文官人人以

陛下之心爲心天下太平易易也久矣臣嘗謂欲革武臣
姦賊則易欲革文臣姦賊則難欲革內臣姦賊則易
欲革外官姦賊則難臣舊年四月錄

進疏稿二帙專論文官積弊竊取先自治之義也伏惟

陛下再垂

聖覽先將文官積弊漸次洗除次及武職次及內臣次及
宗室更革有漸裁酌有權遲不三年

祖宗制治紀綱振救而光復也合宇宙而囿太和也運諸
掌也災變何慮焉惟

聖志先定斷自乾剛事乃有濟不然至重至大之任非臣
下所敢專也臣愚昧無知惟 聖明察焉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十

不測類舉也且愚想無職事 聖門察焉

聖志先定斷自乾剛事乃有濟不然至重至大之任非臣

掌也災變何慮焉惟

聖志先定斷自乾剛事乃有濟不然至重至大之任非臣

宗室更革有漸裁酌有權遲不三年

祖宗制治紀綱振救而光復也合宇宙而囿太和也運諸

節冗費疏

臣等奉

命纂修大明會典例宜光祿寺供酒飯臣等竊謂此例乃儒臣自牢口實而不爲生民深計者也蓋儒臣修書常職也猶六部郎官日勤部事亦常職也今之郎官朝夕勤事日食俸給已矣無加賜也儒臣緣修書之故遂益酒肉是倖小勤以饜無饜之飽也豈不可恥也或曰修書盛典也酒肉小費也舉盛典惜小費不可也臣等曰漢文帝營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遂止是故人主儉德之盛文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十一

帝稱首漢家四百年基業文帝培之也謹按舊例凡修書副總裁官日支肉十二斤纂修以下日支肉三斤八兩通計各官月支肉八千九百一十斤直銀一百七十八兩有奇中人十七家之產也歲支肉十萬六千六百三十斤直銀二千一百三十七兩有奇中人二百十三家之產也文帝富有四海猶惜百金之費曰十家產也臣等敢不惜二百家之產乎去年關洛饑荒民有食草根木屑以死者矣有自相食其肉以死者矣臣等坐享厚祿無策振救乃以脩書之故遂益肉食不亦覲顏于民乎今內自宮禁外及武臣俱清

查錢糧節省冗費臣等乃不自節省而濫肉食則武
臣內宦何以服其心乎甚非所以奉公體國贊揚

聖化之理也惟往年各官俱履豐豫之世是故糜費大官
之食略無顧惜人之因仍舊習亦恬不爲耻反以爲
利今若裁革太驟恐貪夫叫饑復躡故轍伏望

聖明敕下禮部行光祿寺定爲中制自今脩書副總裁官
日支肉二斤米八合纂脩官日支肉一斤米八合催
纂謄錄官員生儒日支肉八兩米八合若官係學士
或會兼別項差委常日已支肉二斤者不必重支吏
役校尉無功亦食及油酒果麪浮費無益盡數裁革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十三

著爲定例則儒臣無饑食之耻

國家無蠹費之弊財用得樽節之宜

陛下亦因此一事推廣之凡所以爲蒼生惜財用若引伸
觸類漸次節省百官有司亦仰體

聖意凡可以爲蒼生惜財用者積日累月逐事樽節則財
之取於下者必寡而民漸裕財之積於上者必多而
國漸足亦固本圖安一端也

謝扇疏

臣伏蒙

聖恩賜臣扇五柄臣謹上言稱謝者臣猥以寒儒謬塵清
秩每素餐而竊位恒赧顏而熱中囿熙穆之風徒知
鼓舞顧謏涼之德媿負明揚仰惟

聖人御極大順大化陶海宇而同風 一德統天致中致
和培灑氣於無跡臣徒耽祿食莫效勤勞竊自省心
益滋惶汗乃塵

寵錫濫及庸流臣惟古賢得君將以行道非以干祿聖君
圖治將以責實非以徇名故能合萬物而囿之太和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三

鼓四方而致之風動非偶然之故也茲遇

陛下至德淵微凝道清穆恤四海保萬邦如春之燠去姦
慝懲賊濫如秋之清把握

君師之權以肅清九有範圍造化之運以垂裕萬年皆能
聖人事也亦餘事也惟化行有漸聲實相期風教有源奉
揚爲急今

陛下將扇之和氣不能格有司之酷刑將鼓之清風不能
聖恩洗百官之汙習大臣喜佞惡直致直聲鬱於上聞小
臣蒙慝妊奸則奸風疾於下積故戾氣時作虐酷時
行災變流聞於四方太和未協于

聖志皆臣等不職之罪也拜茲 寵賜愈自恐惶伏願
操八柄以馭百官威福勿移於下

宣八風以化萬國雍熙超駕於前俾四夷知中國有
大聖人萬世仰 今日爲極盛治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十四

大聖人萬世仰 今日爲極盛治

宣八風以化萬國雍熙超駕於前俾四夷知中國有

大聖人萬世仰 今日爲極盛治

宣八風以化萬國雍熙超駕於前俾四夷知中國有

脩書疏

臣等奉

命脩大明會典各該衙門未見送到冊籍未及編纂臣等私家先將舊典各書翻閱竊見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宏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賦稅何從出國計何從足耶臣等備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五

萬失額極多者也不知何故致此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或冊文之訛誤也不然何故致此也若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又不知何故致此也蓋廣東無藩府撥給而疆里如舊非荒據於寇賊則欺隱於猾民也由洪武迄宏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已減強半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又何如也伏望

敕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宏治十五年失額田數及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焉仍乞

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庶鮮少田

野多蕪田額宜少也乃猶墾闢八百萬頃今奕世承
平人漸生聚田野盡闢田額宜多也乃猶失額四百
萬頃總國計者若何爲心乎天下有司受猾民賊利
爲之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次年造籍冊獻
田額數盍預行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戶口洪武初年
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
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宏治四年則承平久矣
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
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
七百一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時戶口
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去

敕戶部覆實洪武宏治遞年戶口原數及今日實數送館
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而思所

以處之也再按天下 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

西惟封 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 郡王

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

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

則加八十七倍矣臣等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

頃宏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減額者三萬頃矣

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

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此山西額數也舉山西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

敕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員數幾何今日員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覈實送館纂焉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而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一千七百增八倍矣臣等考天下額田初年八百萬頃今僅四百萬頃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至八萬此亦成化以前之大畧也宏治以後則未之稽也伏望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十七

敕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類爲冊帙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而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官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臣等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適中者也宋制文武官二萬四千餘員額數極多者也

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供億所以日乏而民日益困也伏望

敕下吏部詳查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日冗職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焉俾司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民愈病而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內臣監局官員伏讀

皇明祖訓置職甚詳惟宏治年間儒臣失考而不及纂述致我

聖明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宮闈之防建昭代之規立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六

萬代之極者人不得知之伏望

敕下禮部行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掌何如員數何如

列聖以來欽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送館稽纂焉臣等竊觀周禮內臣之職統之天官今監局事例多由禮部若欽遵

祖訓添脩內臣職掌請編列禮典亦

聖朝禮以制治之理也若刑工二部都察院凡累年匠役之制官府供需之式四方料物之準律令異同之

式我

太祖皇帝有定典在惟宏治年間庸臣舞智更爲新例陰
壞成憲多矣伏乞

敕下廷臣共加酌議凡近年事例有陰壞

太祖成憲者俱從削黜用訂積年之謬定天下可行之法
亦萬世太平之幸也再按修書舊例祇憑各部造送
冊籍是致多訛若各衙門官各一員共事編纂則事
例原委部官自能稽理仍得算術二人以備數算則
訛舛貨賦按籍覆焉可尋源察也伏望再

敕禮部行各衙門送官一員入館供事及取算術二人專
稽戶口田糧官祿訛舛之數以供稽纂之役以遠臣

文敏公全集

卷之三上

疏

五

等乖謬之罪以不負

聖明任使

